

鐵漢與美人

鄧小平的婚姻生活

● 黃祿（大陸旅美作家）

死得太快陷入沉默

鄧小平是當今中共最有權勢的人物，由於他聰明絕頂，足智多謀，創造了他在中國大陸無人比擬的個人歷史地位。

他一生中的婚姻生活，是奇中奇多姿多色，但卻極為嚴肅。鄧小平一生結過三次婚，第一位太太是張茜元，第二位是金維映，第三位是現在的太太卓琳又名蒲瓊英。前二次婚姻結束不是由於鄧小平的過錯，而是由於天災和人禍。

一九二七年那年，鄧小平二十三歲。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共黨中央代行秘書長，機構設在上海。有一次，他奉命前往江西會昌縣蘇區傳達中央指示。會昌縣委書記是位女同志，名叫張茜元，年方二十五歲，很有領導的威嚴。當鄧小平來到會昌縣委機關所在地，出來接見他的正是張茜元。但鄧小平並不認識她，他還以為出來這個女孩子是個秘書之類的人物，所以就不太客氣地說：「喂，我是中央派來的特派員，想見見你們的縣委書記。」

本來張茜元對中央派來的人就沒有好印象，

因為他們一來到地方就擺出中央首長的派頭，口氣又很大，如今看到眼前的鄧小平五短身材，二十剛出頭，也和其他人一樣擺架子，她的氣就不打一處來，把臉一沉說：「中央派的又怎麼樣！縣委書記在地方上出生入死，不像你們中央那樣空閒，她不想見你又該怎麼樣？小伙子，這是地方，不是你們中央，講話要客氣點。」

鄧小平被這位潑辣的姑娘罵得沒頭沒腦，他心裡一想，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別人一定就是縣委書記，他便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得還很開心。

張茜元見狀，不免被鄧小平的舉動楞住了，便瞪著鄧小平說：「你有精神病，還是發瘋了！挨了罵，怎麼能笑得出來？」

鄧小平笑著說：「我在上海時就聽說會昌縣委書記是女的，很喜歡罵人，我以為她是三、四十歲的人，想不到竟這樣年輕，不用說你就是縣委書記，沒錯吧！」

張茜元聽鄧小平的講話，覺得很有趣，還逗得她抿嘴微笑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真讓你猜著了。」

鄧小平收起幽默，一本正經地答道：「我姓

鄧，叫鄧小平，綽號叫油印博士，是周恩來屬下的。看你講話的氣勢，就知道你是那位女書記了。其實你罵的是以前中央派到這裡來的人，你可能對他們印象不好，因此也把我算在內了，實際上我和他們還有些不同，至少我沒有架子，不信你可考驗考驗。」

張茜元被鄧小平說得直眨眼。說真的，她一開頭罵的並不一定是他，是她對中央過去派去的人的不滿，這次是借鄧小平發揮一通罷了。張茜元聽鄧小平這麼一說，內心立即對鄧小平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。她走近鄧小平，舉起右手很有力地在鄧小平肩膀上拍了幾下，欣喜地對鄧小平說：「好，你善解人意，通情達理，你沒有辜負中央的重託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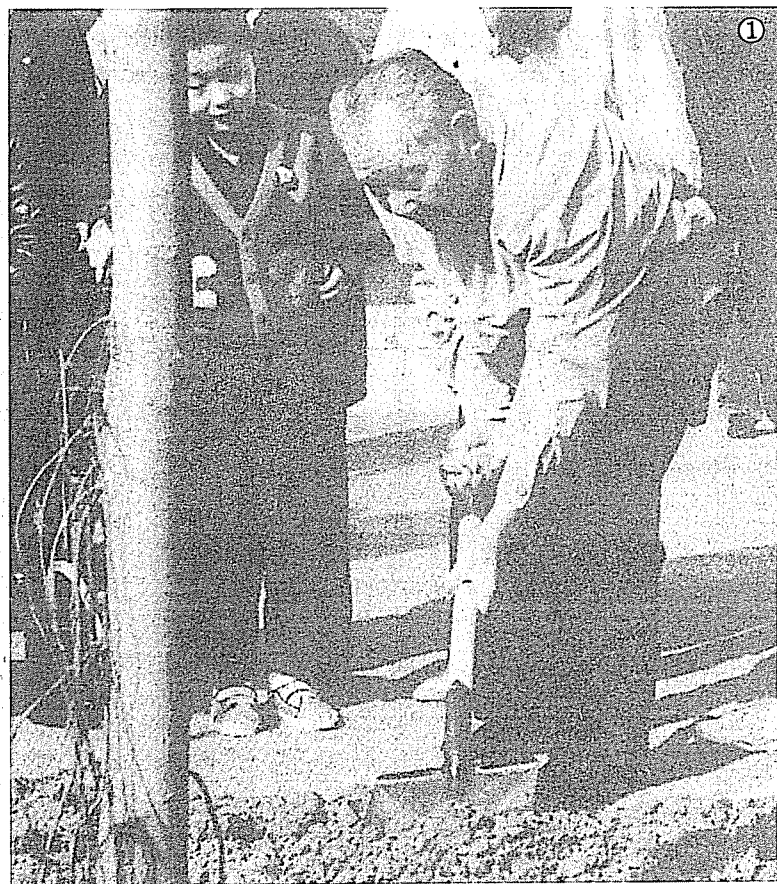
鄧小平平生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熱情的女人，不免面部紅起來。從此以後，兩人經常見面，很快便雙雙墜入愛河，半年後，鄧小平便與張茜元結婚了，據說，證婚人還是周恩來呢。

婚後二人十分恩愛，可惜到了一九三一年，也就是他們婚後四年，張茜元因難產不幸去世了。鄧小平長期陷入悼念亡妻的痛苦之中，周恩來

鄧小平生活圖照

① 鄧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園植樹時的神情。

② 鄧小平與家人在深圳「錦繡中華」微縮景區的布達拉宮景前合影留念。



前來勸說：「我們都是幹革命的，怎能因男女感情事來傷害自己呢？」鄧小平聽了回答說：「人生難逢知己，她這樣年輕就死了，怎能不讓我傷心呢！我既幹革命，但我也不能掩飾自己的感情！」鄧這麼一說，周恩來也只能連連嘆息，二人陷於長時間的沉默當中。

動不動就要鬆泡泡

周恩來爲了消除鄧小平的痛苦心情，建議他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。鄧小平聽從了周恩來的勸告，於一九三一年八月，來到中央蘇區的瑞金地區工作。當時的瑞金縣是中央蘇區的大後方，比較平靜。但該縣的領導權，卻落在社會民主黨人手上。這些社會民主黨人表面是共產黨，但他們所持的政見是要建立資本主義政權，他們與共產黨人的平均社會財富的主張是截然對立的。

這些社會民主黨人，控制了縣領導大權後，便向該縣的共產黨幹部下手，因為他們知道，不倒倒這些共產黨幹部，他們就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。他們首先將該縣姓金的黨委書記以「叛徒」的罪名，拉出去槍斃了。他有一個女兒名叫金維映，當時已十八歲了，她對父親的冤死非常痛恨，但她是一個小小的女孩子，雖然有意報仇，她哪能敵得過縣裡那些掌權的社會民主黨人，不久連她自己也被抓進監獄。據說，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想斬草除根，殺掉金維映，但其中有一個姓方的縣委副書記，看到金維映年輕美貌，居心不良，企圖指染，這才使金維映倖免一死。但金維映自己知道遲早要被那些有殺父之仇的人污辱，與

其如此，還不如一死，了此一生。

正在此時，鄧小平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來到瑞金縣，同行的還有謝維峻等七人。

縣委書記姓張，他秘密派人摸清了鄧小平的底牌。知道鄧小平人少槍少，不是他們的對手。他吩咐手下的縣武裝部長，在接待鄧小平時，要警衛排全付武裝分成兩排，列隊「歡迎」。想要給鄧小平一個下馬威。

在「歡迎」那天，鄧小平一見這個陣勢，便對身旁的謝維峻說：「真氣派！」說完哈哈大笑，但謝維峻卻笑不出來。他們深知這有如進鬼門關，稍有差遲，他們這七個人就要死於槍下。

但鄧小平卻似乎胸有成竹，他對謝維峻等人說：「跟我來，不要被軍威嚇住，他們都是我們的好同志嘛。」說完鄧小平等七人走進來。

張書記見鄧小平等人進來，也假裝熱情打招呼。姓張的看到鄧小平從容不迫的樣子，也暗自佩服。雙方坐定後，還未等鄧小平開口，姓張的便先發制人，搶先說：「瑞金縣前書記金某叛變的事，縣委已給中央打了報告，相信中央沒有疑意吧？把叛徒槍斃，是縣委一致決定的。」姓張的說這話的目的，就是威脅鄧小平，如果特派員不同意，那就不客氣了。

鄧小平心裡明白，但卻不動聲色地笑笑，說：「算了，這件事既然你們縣委一致決定，中央也就不打算追究了。……我這次來瑞金的目的，想了解一下你們瑞金紅五團的裝備情況，準備給你們補充一批彈藥。」

鄧小平這麼一說，姓張的鬆了一口氣，知道

中央有意給他們補充一些彈藥，他高興極了。他想紅五團控制在他的手裡，如果彈藥充足，便可以打下幾個縣，然後拿下省，甚至拿下全國，到那時他們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就可以在全國實行。想到這裡，他覺得千萬不能得罪中央派來的鄧小平，他馬上滿臉笑容地說：「你們要了解紅五團的裝備情況，我馬上把花名冊拿來給你們看看！」

鄧小平說：「先不必看花名冊了，最主要的，我想看看訓練的素質如何，才能決定撥甚麼武器下來。你不妨先召集紅五團的戰士，我想看看他們實際的操練情況。」

姓張的也吃不准鄧小平的用意，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，這個小個子鄧小平，今天在他掌握中，料他也不敢怎麼樣，爲了能得到補充的彈藥，他爽快地答應了，他對鄧小平說：「好，就照你所說的辦吧，我馬上去召集紅五團集會聽命。」他又轉頭對姓方的說：「方書記，這裡由你招待鄧特派員他們吧。」實際上，姓張的是讓姓方的監視鄧小平。鄧小平坐在那裡微笑，一動也不動，姓方的也就放心了。

紅五團大約有五千多人來到縣委樓前的操場上。這個團的團長，也是社會民主黨人。整個紅五團被姓張的這伙人控制住了。鄧小平等七人如敢輕舉妄動，必死無疑。

鄧小平可管不了這些，邁著穩健的腳步走上講台，對著五千多紅五團的戰士們說：「同志們，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致意，你們是黨的勇敢戰士，……」接著，他運用他那非凡的演講才能，



① 鄧小平的照相。

② 鄧小平與珠海亞洲仿真廠的科技人員晤談的神情。



使用生動的語言，大講共產黨分田到戶給貧苦農民帶來的好處，而紅五團的戰士幾乎都是來自貧苦農民的家庭，他們以十分激動和感恩的心情聽鄧小平講演，鄧小平突然高聲問道：「同志們，誰家分到田，而且生活過得比以前好的人，請舉起手來！」

幾乎所有在場的戰士，都舉起手來。鄧小平一看羣衆基礎有了，便提高嗓門問：「同志們，既然大家都是貧苦農民出身的兄弟，現在有人想強姦你們的妻子和姐妹，你們看應該怎麼處置？」

幾千人被煽動起來的情緒，齊聲大喊：「槍斃！」

這時，姓張的、姓方的和團長都認爲大禍臨頭，姓張的連忙示意團長進行反擊。但團長懂得用兵之法，他知道當軍隊的情緒一旦激發起來，如果有人敢發出相反的命令，那槍口會向自己射來，更何況講演者是黨中央的代表。鄧小平非常機智，運用他的才華，掌握時機，吩咐謝維峻說：「快把那位金姑娘帶來。」謝維峻聞聲飛奔而出，不會功夫，謝維峻把金維映從牢中帶到講台。

這時，姓張的感到不對，轉身大喊一聲：「警衛排長！這個姓鄧的是叛徒，快把他抓起來！」

警衛排早已排在講台後面，他們聞言，立刻跨步向前想對鄧小平動手。這時台下幾千名紅五團的戰士「刷」的一聲，拉開槍栓，對準台上大喊：「住手！」這一雷鳴般的怒吼，把姓張的、

姓方的和那位團長，以及幾十人的警衛排都給震住了，誰也不敢動一動。

鄧小平這時對台下戰士說：「她叫金維映，她的父親無辜被殺，姓方的副書記，對她不懷好意，多次企圖強姦她。」台下戰士聽到這裡，個個怒火中燒，有很多人大喊：「把姓方的拉出去槍斃！」

鄧小平利用對自己的有利形勢，他轉身向姓張的說：「怎麼樣？你說該如何處理？」

姓張的見大勢已去，只得命令警衛排：「把方副書記逮捕法辦！」

鄧小平隨後改組了紅五團的幹部，解散了縣的警衛排，重選了瑞金縣黨委書記。姓張的和姓方的都被槍決了。

事後，鄧小平又召開了全縣十萬人大會，給金維映的父親金書記平了反，恢復了名譽，並追認爲烈士。

經過這一重大事件後，鄧小平這位矮個子青年的名聲，便廣爲傳揚，他在金維映姑娘心中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金維映又名亞金，是一位年輕美貌的姑娘，鄧小平不僅爲她父親平了反，而且又從牢裡把她救出來，避免姓方的的污辱，金維映心裡自是非常感激。後來她得知鄧小平正受著喪妻之苦，使她產生了感恩獻身圖報的想法。

有一天，金維映來找鄧小平，她說：「我現在沒事可幹，父親死了，家也沒有了，你們縣委該替我想個辦法。」說著說著眼淚成串地流下來。

鄧小平最怕看見女人流眼淚，連忙嚇得擺手說：「我的好姑娘，莫哭，莫哭！一哭就腫包了。」鄧小平一急，連兒時口頭講的四川家鄉話，也脫口說出來。

金維映嘆息一笑，撒嬌地說：「你要我不哭，我就不哭，但你要答應我一個要求！」

鄧小平連忙問：「甚麼要求，你說說看！能辦的，一定辦到。」

金維映說：「也不是什麼大的要求，請讓我在縣機關裡工作。……」一邊說一邊偷眼看鄧小平，她見鄧小平面帶難色，她的眼圈又紅了，又要哭。嚇得鄧小平直頓腳，連忙說：「哎呀！我看你是個泥團作的人，怎麼動不動就鬆泡泡的！好啦，好啦，我先去查一下，看看有什麼空缺沒有。」

幾天以後，鄧小平果然把金維映安排在縣機關做文書工作。金維映利用職務上的方便經常接近鄧小平，對鄧小平倍加關懷，再加上她年輕貌美，引起鄧小平對她的興趣，他覺得，只有與小金在一起的時候，才能忘記對亡妻的懷念。

鄧與金的感情與日俱增，二人達到形影不離的程度，半年後二人向組織寫了報告，要求結婚。上級很快批准他們的請求，他們於一九三二年六月間，正式結婚了。

早知今日何必當初

不久，中共黨中央的領導大權落在王明、秦邦憲手裡，他們主張正規化，反對鄧小平、毛澤東的游擊戰略。因此把鄧小平的軍權也摘除了。

王明、秦邦憲又展開一場反對所謂的「鄧小平、謝維峻、古柏、毛澤覃和羅明路線」的鬥爭，準備把鄧毛等人趕出蘇區，讓他們到游擊區當游擊隊長，以便借國民黨軍隊之手，幹掉鄧小平等人。

謝、古、毛三人到游擊區不久，就戰死沙場。而鄧小平幸賴周恩來和楊尚昆力保，才從游擊區調回來，得免一死，但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，並給予「黨內最嚴重警告」處分。鄧小平一下台，金維映很快也被趕出中央機關，又回到瑞金縣機關當文書去了。

當時，接任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的是王明、秦邦憲的心腹大將李維漢。當時李年方二十五歲，長得高大英俊，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馬公子。由於他公子哥兒習氣太重，喜歡在女人堆裡混，再加上他的背景是王明、秦邦憲，所以不被周恩來看重，在政治上鬱鬱不得志。

到了王明掌權時代，李維漢開始被重用，調到瑞金縣作黨委書記。而鄧小平的太太就在他的手下工作，一如當年鄧小平作縣委書記時，她也在鄧的手下工作一樣。

金維映由於丈夫鄧小平被處分，總感到抬不起頭來，謹小慎微工作，李維漢則找她談心，處處照顧她，還教她文化，使金維映十分感激他。再加上李維漢長得高大英俊，比矮小的鄧小平要神氣得多，她對李的感情日深，對鄧的感情則日漸淡薄。不久金維映便向鄧小平提出了離婚的要求。這件事，無疑是對鄧小平的雙重打擊。但作為有堅強意志的鄧小平來講，並沒有使他的精神

崩潰，還能泰然處之，當他聽到金維映提出離婚要求時，他只對她說了一句話：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呢！」說罷，一言不發地就走了。

懾服排長她叫啥名

鄧小平的兩次婚姻，由於天災人禍而告終。

天災發生在張茜元的難產上，奪走了愛妻的性命。人禍發生在李維漢的中途插手，使金維映捨他而去。

從此以後，鄧小平甚至產生了獨身主義的念頭。在長達十年的歲月中，鄧小平抑制住青年人對愛情生活的嚮往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政治上的大旋渦中，幾乎絕足情場。但到了一九四〇年，鄧小平已經三十二歲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，他遇上了一個傳奇性的女人，她就是現在的鄧小平夫人卓琳，原名蒲瓊英。

一九三六年雙十二西安事變後，國共兩黨進行第二次合作。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二日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，廢止紅軍稱號，把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「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」（簡稱八路軍），九月，經蔣介石委員長正式認可，並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，命令他們在山西北部地區作戰。

十月十二日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把留在長江以南的紅軍改編為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」（簡稱新四軍），編入顧祝同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序列。

有一次，鄧小平與劉伯承在延安開完軍事會議，會後二人要繞道秘密潛回太行山區指揮戰鬥。

當時，華北地區已經陷落，沿途都有偽軍把守。劉鄧二人和警衛排二十多人要繞道返回太行山區，沿途是非常危險的。為了應付萬一，劉鄧二人都化了裝，劉伯承扮成一個土財主的樣子，臉上戴著一付太陽眼鏡，手裡拿著一隻手杖。鄧小平扮成一個挑擔貨郎，有人時，就挑著不重的擔子，沒人時再由警衛戰士輪流挑，這一行二十多人，從延安出發，進入山西地界，很像財主爺帶領一隊貨擔，遠途販運回鄉。所以並不引起人們的注意。

當時日本人沿著太行山區四周，築起了密密麻麻的碉堡，碉堡上守衛森嚴，主要幾個大碉堡是日本鬼子守衛外，其餘的中小碉堡，多是偽軍。而在偽軍中，有大批中共黨員和同情者。這條封鎖線東南角碉堡上的偽軍排長，就是一個共產黨員，排中士兵多是同情者，所以劉鄧等人沿這條路線走，是相當安全的。

他們按約定的信號，向碉堡打出信號。不一會走下一個士兵，對劉鄧等人說：「排長喝醉了酒，副排長請你們上去見見面。」

警衛排長不敢作主，用眼睛徵詢鄧小平的意見，鄧小平便問士兵：「你們副排長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他姓孔，是前天剛調來的。」

警衛排長有些警惕，悄悄地對鄧小平說：「現在他們上面的情形有變化，我看，暫時請首长先迴避一下為好。」

鄧小平聽後笑笑，他對劉伯承說：「我想問題不是很大，走，我們一起上去看看！」

鄧小平這個大膽的決定，把警衛排長嚇了一跳，心想，萬一出現什麼危險情況，他負不起這個責任。他連忙小聲對劉伯承說：「司令！政委的決定太大膽了，還是由我帶人先上去吧！」

劉伯承邊聽邊微笑，然後輕聲對警衛排長說：「政委早已摸清了情況，上面不滿二十人，如果上面真有埋伏，也不會只下來一個士兵請我們。我看這樣吧，為防萬一，你帶五個人走在前面，我們隨後上來。」

隨後，劉伯承、鄧小平等一行二十多人，跟著這名士兵走了上去。上面果然很平靜，顯然情況一如往常，沒有變化，那位中共地下黨員的排長，真的躺在床上。新調來的副排長是個東北大漢，身高體壯，見到劉鄧等人，便大大咧咧地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叫孔正，是代排長，聽說你們都是共產黨幹部，我一直很佩服劉鄧兩位大將軍，因為把日本人打得丟盔卸甲、屁滾尿流，你們能不能給我引見引見，如果你們答應了，我立刻放下吊橋讓你們過去，怎麼樣？」

警衛排長心中暗笑，心想這個傻大個子，真是個睜眼瞎子，劉鄧大將軍明明站在他們面前，他卻不知道。他用眼睛請示劉伯承，而劉卻含笑向著鄧小平。鄧小平完全會意，便走向孔正說：「你要見他們，當然可以，可是他們都在部隊裡，也不能說見就見吧！我是他的同鄉我可以轉答你的意思給他們。」

孔正一聽大喜，馬上答說：「只要你們答應了就行，不一定現在就見，可是你們得講信用，不然你們的人，下次經過此地，我會給你們找麻煩。其實我要見他們，因為聽說姓鄧的計謀賽過諸葛亮，姓劉的槍法奇準，能打天上的飛鳥。一直想見識見識這兩位奇人！」

正說話間，突然有偽軍進來報告說：「報告代排長，下面有三個共產黨女幹部，打出暗號，要求路過此地進入太行山區。」

孔正一拍手說：「來得正好，把她們一起請上來，讓她們作個見證人，講好條件，一起把他們送過去。」

說話間，三個共產黨女幹部被偽軍帶進來。這三個女幹部都很年輕，大約二十一、二歲，一個比較高，其他二人都是中等身材。其中一個姑娘圓圓的臉，眼睛很大，身體胖胖的，很有福氣的樣子，劉伯承一見這個胖姑娘，便笑著對鄧小平小聲說：「老伙計，你看這姑娘多像你，說她是你的妹妹，恐怕沒人不相信吧。」

鄧小平便看那姑娘一眼，果然與自己有幾分相似，也禁不住面露微笑。這時，孔正等得有點不耐煩了，便走向前對大家說：「就讓這三個姑娘作個見證吧，你們同意引見我見劉鄧大將軍，是不是？」

鄧小平走到孔正跟前，對他說：「不僅同意，實際上你已見過他們二人了。」

孔正一楞，驚訝道：「你講四川話，莫非你就是鄧將軍？……」

鄧小平一笑，說：「不錯，我就是鄧小平。他就是劉伯承將軍。」

這一驚可非同小可，不僅孔正驚呆了，連臥在床上的中共黨員正排長，也連忙爬起來，三個女幹部也驚喜這次奇遇，所有的眼光一齊注視到鄧小平、劉伯承身上。

孔正驚呆得亞然無語，好半天才清醒過來，然後對劉、鄧「擦」的一聲，行了個隆重的軍禮。劉伯承打趣說：「怎麼？你想見我倆，就是爲了行個軍禮？」

孔正說：「實在是太高興了。……你們這樣的身分，只帶這麼十幾個人，竟敢上這危險的地方，真太大膽了。」

鄧小平哈哈大笑說：「你不是說我是諸葛亮嗎？我早就算好了。」

孔正也哈哈大笑說：「這個我相信。」又對劉伯承說：「聽說劉將軍的槍法奇準，您能讓我開開眼界嗎？」

劉伯承略一沉吟，便同意了。他讓孔正拿三個雞蛋來，然後讓他把三個雞蛋向空中隨便拋去，孔正便將三個雞蛋向不同方向拋去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劉伯承拿起手槍一甩，連發三槍，將三個不同方向的雞蛋打得粉碎。

孔正驚奇得目瞪口呆，連連叫喊：「好槍法！我可真服啦。」

劉伯承微笑說：「你不必服我，我的槍法再好，也不過打死幾個日本鬼子。站在你面前這個小矮子，他才不得了呢，他雄才大略，神機妙算，一下子可以置成千上萬的日本鬼子於死地。」

鄧小平笑笑，說：「孔排長別聽我這個老伙計胡吹了。其實我沒有什麼神機妙算，只是我有一顆堅決打日本的決心而已。」

孔正馬上立正向鄧小平行一個軍禮，說：「

首長說得對，今後我孔正就緊隨你們，那怕入刀山下火海，萬死不辭。一定保護好進太行山的同志順利暢通。」

鄧小平、劉伯承等一行人，告別了孔正這個東北大漢，進入了太行山區，隨行人中，還有那三個姑娘。

一路上增加三個姑娘，使氣氛活躍不少，有說有笑。而其中那位胖姑娘最喜歡講話，劉伯承讚賞她說：「你將來可以參加演講隊，你還可以拜鄧政委為師，包你成為一個女辯論家。」

胖姑娘一聽可高興了，連忙順桿向上爬說：「這可是司令員親口答應的，但鄧政委不答應也不行。」

劉伯承一聽，拍拍鄧小平的肩膀說：「怎麼樣？給你介紹個學生？」

鄧小平擺擺手說：「老劉，別開玩笑，我一大堆工作，哪有空閒扯這個？」

胖姑娘一聽，非常失望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他果然不答應。」

劉伯承笑笑，把胖姑娘叫到身邊，小聲說：「別著急，別著急，他的脾氣我最知道。回到軍區，我會安排你露兩手給他看看，如果你的才能他滿意，他就會收你這個學生。」

回到太行山軍區後，一天，劉伯承邀請鄧小平去參加一個群眾集會，說是有精彩節目上演。鄧小平生性好熱鬧，他最愛看戲。所以便放下工作，與劉伯承一道前去參加群眾集會。

這個群眾集會，是鼓舞抗日士氣的大會，前來聽講的人很多，高達二萬多人。上演的多是老

劇種，不外是「母親送兒打東洋、妻子送郎上戰場」等，鄧小平想提早離開，但被劉伯承留住，說：「老伙計，等會可真有精彩節目，錯過了，你可別後悔啊！」

鄧小平見劉伯承神秘兮兮的，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也不好意思太違背他，只得留下來。

過一會兒，司儀跑出來說：「同志們，接下來一個節目是演講，主講人是太行山軍區宣傳隊員。」

隨後，講台上便出現一個年方二十一歲胖胖的姑娘。鄧小平一看原來是她。對劉伯承說：「怎麼是她？你真的把她塞到宣傳隊裡去了？」

劉伯承呵呵笑著說：「別吵，別吵，先看看她如何表演，然後再評論。」

胖姑娘先是在台上舉起右手，向台下的二萬多聽眾行個軍禮，然後從容不迫地說：「同志們，我是新從上海來的學生。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抗日，日本人現在侵佔了我們中國一半的土地，殺了我們幾千萬同胞，凡是熱血青年怎能不義憤填膺，……」

這胖姑娘邊講邊做手勢，說得有聲有色，她不講空洞的大道理，卻憑著生動的形象把聽眾的心掌握住了。她講的十分精彩，當演講結束時，聽眾爆發出一陣雷鳴般的掌聲。

這時鄧小平對這位胖姑娘發生了興趣，便向身旁的劉伯承：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她叫蒲瓊英，來到這裡後，改名卓琳。怎麼樣？這個學生不錯吧？」劉伯承拍著鄧小平肩

膀說。

鄧小平內心也很欣賞，但嘴裡卻說：「是很好，剛來這裡，還是在下面多鍛煉幾年更好。」

鐵漢子難過美人關

一年以後，鄧小平果然把卓琳調到司令部政治處工作。從此以後，卓琳與鄧小平接觸的機會多了，二人逐漸加深了認識。

一天，劉伯承突然跑來找鄧小平，一見面就說：「卓琳到我面前哭訴說，說你對她太嚴厲，她受不了，要回宣傳隊去。我的老伙計，你是怎麼搞的？」

鄧小平卻一楞，說：「我只是嚴肅一點，還算不上嚴厲吧！……」

劉伯承有點生氣說：「你對其他人都是有說有笑的，為啥偏偏對這個姑娘故意板著面孔，你也太不像話了。」

鄧小平嘆了口氣說：「正因為她是姑娘，我才要嚴肅一點，不能像你那樣嬉皮笑臉，否則，讓人家看了我這個單身大政委，和一個姑娘調笑，成何體統！不過，我的心對她沒有半點惡意，你去幫我解釋一下好了。」

劉伯承笑笑說：「這可不行，要解釋自己去。老伙計，你今年已經三十二歲了，不算小了，該找個人了吧。我們共產黨人又不是出家當和尚，談個情，說個愛，也是人的常情吧。這個卓琳，依我看，她對你是很有意思的，可是你老是板著面孔對人家，像人家欠你什麼似的。你這付樣子，把姑娘們都嚇跑了，你將來娶不到老婆，可別



鄧小平1982年在中共「十二大」會中投票時的情景。

怪我老劉不提醒你！現在我去把卓琳找來，你自己向她解釋。」說完開心地走了。

劉伯承派人把卓琳找來，告訴她鄧小平要找她，她高興極了。

卓琳連忙向鄧小平住處跑來，她來到門邊，不免有些緊張，她伸手輕輕敲門。

卓琳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「進來。」她應聲進去，只見鄧小平一個人正在伏案工作，還未等

他抬頭。卓琳說：「報告！政治處幹部卓琳奉命來到。」

鄧小平這才抬起頭來，忙說：「坐吧！……語氣顯得特別柔和。還說：「是劉司令讓你來的吧？」

「是！是我讓我來的。」

「聽說你哭鼻子了，生氣了？」鄧小平微笑著，看著卓琳的秀麗的面孔問。

鄧小平用這種柔和的語氣和一個姑娘說話，這還是平生第一次。

姑娘的心是特別敏感的，她感到鄧小平看她的眼神，也和平時不一樣，充滿了愛意。姑娘回答：「沒生氣啊！」說完臉蛋變得紅紅的。

鄧小平微笑說：「沒生氣就好。」卓琳抬起

頭來看他，二人的眼睛終於第一次勇敢的正面接觸了，二人的心，都情不自禁的一動，特別是卓琳這個情竇初開的少女，更是羞得滿面緋紅。鄧小平再一次抑制住自己有點衝動的感情，柔聲地說：「好啦，別多心了，回去好好工作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盡管來找我。」

「你老是這樣嚴肅，誰敢來找你？」卓琳撒嬌地說。

「可能是工作關係，使我比較嚴肅，實際上我是很隨便的。」

從此以後，卓琳就放膽經常來鄧小平住處了。她幫鄧小平縫縫補補，有時為他斟茶倒水，殷勤地服侍他。鄧小平對卓琳感到很滿意，終於向組織打了報告，申請與卓琳結婚，報告很快由黨中央批下來，批准他們結婚。這一下子，可樂壞了劉伯承。他拍著鄧小平的肩膀，哈哈大笑說：「老伙計，人家都說你是個鐵漢子，但最後，還是逃不過這個美人關吧。」

他們結婚以後，幸福美滿，他的家經歷過急風暴雨，鄧小平烽火餘生又遭批鬥下放，歷經無數劫難，妻子也沒被拆散，他的家在他困難時，她使他得到安慰，在事業上使他成功。這一點他和毛澤東大不相同。